

## 開放文學 – 神鬼仙俠 – 後西遊記 第六回 匡君失賢臣遭貶 明佛教高僧出山

詩曰： 治世為君要聖明，聖明原賴道相成，  
賢愚莫辨招災亂，邪正無分失太平。  
佞佛但知希保命，求仙也只望長生，  
長生保佑何曾見，但見君亡與國傾。

卻說唐三藏奉了佛旨，再上長安尋取求解之人，不敢怠慢，因與孫悟空商量道：「世道日邪，人心愈偽，不識從何處尋起？」孫悟空道：「佛門廣大，雖邪魔外道墮落者多，然一燈不昧，自有真修。我們須細細訪求，何愁不遇！」唐三藏點頭稱善，遂仍變作兩個疥癩僧人，師稱大壯法師，徒號吾心侍者，終日在長安市上訪求。

一日，走到正陽門，忽見朝門上大張皇榜，許多人民爭看。他師徒也雜在叢中觀看，只見皇榜上寫道：

為尊崇釋教，敬迎佛骨，御內瞻仰，以弘大法，祈保國泰民安事：竊惟聖王御宇，雖賴治道精明，天下和寧，必仰佛恩保佑。昔太宗皇帝信心佛寶，求取真經，闡揚大道，故歷世享太平之福。朕承大統□四年於茲，時和年豐，皆仗我佛慈悲。茲當鳳翔法門寺三□年啟塔之期，萬民有幸，特遣文武百官率領僧眾等，於四月八日躬詣塔下，謹奉三藏佛祖法龕遺留寶玉，迎入御內，朕親瞻仰，以展皈依之誠，上祈國泰，下保民安。

爾文武百官其敬承朕命毋忽。

元和□四年二月吉旦

唐三藏與孫悟空看了，恐怕露相，不敢□分嗟嘆，只隨眾到各寺觀看。只見那些和尚倚著皇帝好佛，遂各各逞弄佛法，以誑騙民財。也有將香焚頂的，也有灑油燃指的，也有妄言斷臂的，也有虛說變身的，也有誦經拜懺的，也有裝佛造像的。這一攢數□為群，那一簇幾百作隊，哄得那些男男女女，老老小小，這個散金錢，那個解簪珥，這個捨米麥，那個施布帛，全不顧父母飢寒，妻兒凍餒，滿肚皮以為今日施財，明日便可獲福；誰知都為這些游僧口腹私囊之用，有何功德？唐三藏看了愈覺慨然道：「怎麼偌大長安，尋不出個清淨無為的和尚來！」到了迎佛骨這日，天子免朝，早帶了六宮嬪妃、綵女，坐於端門樓上，看文武百官俱奉旨去迎請，闔城黎庶，這日買也不買，賣也不賣，盡皆香花燈燭夾路聚觀。到了辰巳時，只見幢幡招展，寶蓋紛紜，仙樂平吹，御音齊舉，簇擁著八寶裝成的佛龕，透透迤迤而來，□分齊整。但見：

都會皆成選佛場，旃檀煙接御爐香。  
連天鼓鉞驚仙仗，繞地幢幡近御床。  
萬佛袈裟朝北闕，百官冠蓋接四方。  
但知夷狄多靈鬼，不識中華有帝王。

佛骨迎到闕下，竟大開了正陽門，讓眾僧口誦經文，手敲鼓鉞，一齊擁入，直穿著龍樓鳳閣，往來旋繞。憲宗在端門樓上與嬪妃觀看，以為一時勝事。旋繞多時，隨傳命將佛骨仙龕高供在寶殿之上，敕眾僧退出，獨留生有法師伺候，又自臨殿上以禮開視，視畢大加贊嘆，仍納入龕中供養。因問生有法師道：「既成佛為何有死？既已死為何留骨？」生有法師答道：「佛原無死，涅槃者示盡也，骨何必留？留骨者表異也！今日萬歲因骨生信，因信起敬，因敬信而致永祚延年，佛之垂慈廣大矣！」憲宗大悅，命使殿賜齋，又賜許多合綺，然後命出。生有法師纔退出朝門，早有文武百官圍繞禮拜。布施的衣帛、米谷，堆山塞海。離了朝門，便是闔城百姓，香花燈燭，鼓鉞喧天，簇擁著直送至洪福寺中，又誦經拜懺，做法事、功德，有如鼎沸，燒香禮拜的男女擁擠不開。真是：

捨身不已又捨財，指望拋磚引玉來。

佛法何嘗全在此？貪愚墮落實堪哀！

唐三藏與孫悟空看了這些光景，不勝嘆息道：「君王果是好道，只可惜被這些愚僧鼓惑，以致好道不明，行此妖妄之事，並我佛度世慈悲，救人善念，都成怨孽矣！」孫悟空道：「邪魔成極，決無不衰之理，佛師且耐心守之，自然有變。」

果然激動了一位大臣。這位大臣是鄧州南陽人，姓韓名愈，表字退之，別號昌黎；官拜刑部侍郎，為人忠直敢言，立身行己，但以聖賢自待。常對人說，世上若無孔子，我不當在弟子之列。今日見了憲宗迎請佛骨入大內，不勝感憤道：「孔子斥異端，孟子闢邪說。此非異端邪說而何？吾不斥之闢之，再有何人？」因懇懇切切上一疏道：

刑部侍郎韓愈為請毀佛骨事：伏以佛者，夷狄之一法耳，自後漢時流入中國，上古未嘗有也。昔者黃帝在位百年，年百一□歲；少昊在位八□年，年百歲；顓頊在位七□九年，年九□八歲；帝嚳在位七□年，年百五歲；帝堯在位九□八年，年百一□八歲；帝舜及禹年皆百歲。此時，天下太平，百姓安樂壽考，然而中國未有佛也。其後殷湯亦年百歲，湯孫太戊在位七□五年；武丁在位五□九年，書史不言其年壽所極，推其年數，蓋亦俱不減百歲；周文王年九□七歲，武王年九□三歲，穆王在位百年。此時，佛法亦未入中國，非因事佛而致然也。漢明帝時，始有佛法。明帝在位纔□八年耳，其後亂亡相繼，運祚不長。宋、齊、梁、陳、元魏以下，事佛漸謹，年代尤促。惟梁武帝在位四□八年，前後三度捨身施佛。宗廟之祭不用牲牢，晝日一食止於菜果，其後竟為侯景所逼，餓死臺城，國亦尋滅。事佛求福而更得禍，由此觀之，佛不足事，亦可知矣。

高祖始受隋禪，創議除之。當時群臣才識不遠，不能深知先王之道，古今之誼，推闡聖明，以救斯弊，其事遂止，臣常恨焉。伏惟睿聖文武皇帝陛下。神聖英武，數千百年以來未有倫比。即位之初，即不許度人為僧尼、道士，又不許創立寺觀。臣當以為高祖之志必行於陛下之手。今縱未能即行，豈可恣之轉令盛也？

今聞陛下令群僧迎佛骨於鳳翔，御樓以觀，昇入大內，又令請寺遞迎供養。臣雖至愚，必知陛下不惑於佛，作此崇奉，以祈福祥也。直以年豐人樂，徇人之心，為京都士庶設詭異之觀，戲玩之具耳。安有聖明若此，而肯信此等事哉。然百姓愚冥，易惑難曉，苟見陛下如此，將謂真心事佛，皆云，天子大聖，猶一心敬信，百姓何人，豈更惜身命？焚頂燒指，百□為群，解衣散錢，自朝至暮，轉相仿效，惟恐後時，老少奔波，棄其業次。若不即加禁遏，更歷諸寺，必有斷臂斃身以為供養者，傷風敗俗，傳笑四方，非細事也。夫佛本夷狄之人，與中國言語不通，衣服殊制，口不言先王之法言，身不服先王之法服，不知君臣之義，父子之情，假如其身至今尚在，奉其國命來朝京師，陛下容而接之，不過宣政一見，禮賓一設，賜衣一襲，衛而出之於境，不令惑眾也。況其身死已久，枯朽之骨，凶穢之餘，豈宜令人宮禁。孔子曰：敬鬼神而遠之。古之諸侯行吊於其國，尚令巫祝先以桃茢祓除不祥，然後進吊。今無故取朽穢之物，親臨觀之。巫祝不先，桃茢不用，群臣不言其非，御史不舉其失，臣實恥之。乞以此骨付之有司，投諸水火，永絕根本。斷天下之疑，絕後代之惑，使天下之人知大聖人之所作為，出於尋常萬萬也！豈不盛哉！豈不快哉！

佛如有靈，能作禍患，凡有殃咎，宜加己身。上天鑒臨，臣不怨悔；無任感激，懇悃之至。謹奉表以聞。

憲宗看了此表，勃然大怒道：「韓愈這廝毀佛謗聖，就該萬死！」就要批旨加罪，方得文武百官一齊保奏道：「韓愈乃本朝好學賢臣，雖不明佛道，觸犯聖怒，然推原其心，實是為國。尚望陛下開恩赦免，以闢進言之路。」憲宗道：「本內說好佛傷風敗俗，這也罷了；怎說好佛便致短祚，豈非謗君？」百官又苦苦勸諫，憲宗方纔依允，降旨將韓愈貶做潮州刺史，即日上任。群臣謝恩而出。韓愈聞命大嘆道：「臣之一官一身何足惜？只可惜堯舜禹湯相傳的禮樂江山，都被這些妖僧鼓惑，弄做個髡緇世界，成何體統？」但天子的聖旨已下，無處申訴，只得悵悵去潮州上任。正是：

君耳若不聽，臣心徒自苦，  
一日雖無功，千秋終有補。

且說唐三藏聞知此事，與孫悟空說道：「我佛萬善法門，不過要救世度人，實與孔子道德仁義相表裡，何嘗定在施捨？又何嘗有甚佛骨轟傳天下，使舉國奔走若狂？今日韓愈這一道佛骨表文，雖天子不聽，遭貶而去，然言言有理，垂之史策，豈非梁武之後，又是我佛門一重罪案。」孫悟空道：「愚僧造孽，原於佛法無損，韓愈此表，轉是求真解之機，且慢慢尋訪，自有緣法。」按下二人尋訪不題。

且說韓愈被貶到潮州，深怪佛法，他也不見和尚，和尚也不敢求見他。一日，因有公務到海上去祭神，天色晚了，離城五、六里地來不及，要尋人家寄住。那山中人家都是茅檐草舍，恐褻官體，不便去住，只有一個小庵甚是幽雅。眾役稟知韓愈，韓愈道：「偶然寄住，就是庵中也罷。」抬到庵前，韓愈下了轎，舉頭一看，只見門上橫著一匾，上寫「淨因庵」三字，疏疏落落，大有古意。走進去，並無佛家莊嚴體貌，到了佛堂中，見上面供著一尊古佛。佛面前只掛著一盞琉璃，琉璃中一燈焰焰。供案上一個香爐，香爐中檀煙馥馥。其餘鐘磬經文之類，全然不見。東邊設著一張禪床，西邊鋪一個蒲團，蒲團上坐著個半老僧人。那個僧人怎生模樣？但見：

形如槁木，而槁木含活潑潑之容；心似寒灰，而寒灰現暖融融之氣。穿一領破衲衣，嘩嘩珠光；戴一頂破僧帽，團團月朗。不聞念佛，而佛聲洋洋在耳，未見參禪，而禪機勃勃當身。僧臘已多，而真性存存不老；世緣雖在，而凡情寂寂不生。智滅慧生，觀內蘊方知萬善法師；頭尖頂禿，看外相但見一個和尚。

那僧人看見韓愈入來，忙起身迎入佛堂，打個問訊道：「大人何來？山僧失於迎接。」韓愈道：「因祀神海上，歸城不及，要借寶庵下榻，故爾到此。」那僧人道：「只恐草榻非宰官所棲，荒廚無伊蒲之供，未免褻尊。」因吩咐侍者備齋。齋罷，遂送韓愈在東邊禪床上安歇，自家卻在西邊蒲團上打坐。

韓愈因受佛骨之累，未免遷怒和尚，不甚接談。這日，在禪床上坐了半晌，見那僧人默然打坐，全不動念。心下暗想道：「吾閱僧人多矣，不是趨承慣勢，便是指佛騙人；這個僧人二者俱無，頗有道氣，不可以其為僧而失之。」復又走下禪床到琉璃前閑步。那僧看見，也就立起身來陪侍。韓愈因問道：「老師大號？」那僧答道：「法名大顛！」韓愈微笑道：「老師大定，何轉名大顛？」大顛道：「竊見世之顛者，往往自以為定。則小僧之大定以為大顛，不亦宜乎？」韓愈聽了驚訝道：「高論所未聞也。」因又問道：「顛師既為佛家弟子，為何經文不設，鐘磬寂然？」大顛道：「欲鳴鐘磬，恐惹外塵；不設經文，為存古佛。」韓愈聽了大喜道：「師言甚妙，佛旨了然，使天下尊宿盡如老師，我韓愈佛骨一表，亦可不上矣！」大顛聽見說出「韓愈」二字，亦驚問道：「莫非就是昌黎大人麼？」韓愈道：「正是韓愈。老師深山高衲，俗吏姓名如何亦掛齒頰？」大顛道：「韓大人山斗重望，孔孟真傳，方今海內一人耳。小僧雖寄跡方外，實潛心大道之中。一代偉人，敢不傾慕！但韓大人官居八座，為何遠刺一州？又所說佛骨，卻是為何？」韓愈道：「此乃敗壞佛門之事，本不當聞之老師。然老師主持正教，決不庇護邪魔，就說也無妨。鳳翔法門寺，妄傳昔年陳玄奘法師坐化其中，遺佛骨佛牙藏在塔中。每三□年一開，時和年豐。前日，法門寺住持生有和尚奏說，今又正當三□年開塔之期，請聖駕臨觀。今上憲宗皇帝信以為然，敕文武百官躬至鳳翔，將佛骨迎入大內供養觀瞻。引得這些愚僧燃指焚頂，男女布施，不惜身命資財，傷風敗俗，竟令帝主體統掃地。我韓愈看不過，因上佛骨一表，細陳弊端。聖上大怒，欲加典刑。賴朝臣保奏，故貶官至此。」大顛聽了道：「大人此表，不獨為朝廷立名教，實為佛門掃邪魔矣！今雖未聽，而千秋之後，使焚修不復侵政治之權者，必大人此表之力也！」韓愈道：「此表之為功為罪，俱可勿論，只可惜塗首泥足耕種之米麥，風餐水宿商販之資財，不孝養父母、惠愛宗支，俱擲於無父無君、不耕不織之口腹，以妄希不可知之福，豈不愚哉！」大顛道：「大人慈悲之心，可謂至矣！但墮落者深，一時提拔不起，沉迷者久，一時叫喚不醒。枉費大人之力。」韓愈道：「正為如此，老師何以教我？」大顛說道：「老僧竊以為以水沃火；而愛火者必罪水之殘，不如以火之靜，制火之動，而火自就於爐而無延燒之害矣！」韓愈聽了，忽然有悟道：「顛師法言微妙，愚解未詳，願明教之。」大顛道：「大人儒者也。以儒攻佛，而佞佛者必以為謗，群起而重其謗。若以佛之清淨，而規正佛之貪嗔，則好佛者雖愚，亦不能為左右袒而不思所自矣！」韓愈拱手道：「老師法言殊有條理，只是當今佛法盡是貪嗔，若求清淨，捨老師而誰？」大顛道：「老僧叨庇平安，不焚不誦，山中禪定久矣。今既舉世邪魔，使我佛為有識所誦，則老僧義又不容不出矣。」韓愈大喜道：「得老師慈悲，功德無量矣。」大顛道：「老僧雖出，亦未必有濟，但盡我心耳。」二人講得投機，彼此愛敬，當夜各各就宿。

到次日早起，韓愈盥櫛罷，大顛命侍者奉上齋來。齋畢，韓愈欲起身回城，因執大顛手說道：「老師，昨夜之言，不可忘了。」大顛道：「言出於心，心即是佛，焉敢誑言？」韓愈大喜道：「老師不誑，足征我佛有靈。我學生到州中，即遣人來迎。」大顛許諾，各各珍重而別。正是：

真儒了不異真僧，一樣光明火即燈，  
門隔人天多少路，此心到底不分層。

韓愈到了州中，放不下此事，隨即遣人具車馬將大顛法師迎請到州，朝夕與他講論佛法。大顛所說，皆有微妙之義，甚合韓愈之心。遂留連了月餘，方纔送他起身。這一去，有分教：

不響驚雷能震世，回光白日善窺人。